

雲海爭奇記

還珠樓主著

(五)



I 24.8
192-c1

还珠楼主 著

云海奇记

已
蜀
書



责任编辑：陈大利

封面设计：梅定开

云海争奇记

还珠楼主 著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43.125 插页5 字数960千

1990年2月第一版

1990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690

ISBN7—80523—269—5/I·115

定 价：（共五册） 14.40 元

目 录

第一回	烟水苍茫 双桨凌波人似玉 风尘奔荡 扁舟剪烛夜如年	1
第二回	佳丽关心 亭中卜卦 鸰原在念 湖上回航	40
第三回	骇浪挽危舟 江女酬恩施绝技 粗心惊失措 苏翁临难托遗孤	60
第四回	闻变哭良朋 山馆伤心风定后 践言携淑女 马蹄乱踏月明归	93
第五回	古树斜阳 踏浪行波逢异士 幽崖密莽 飞虹掣电败凶僧	130
第六回	返里省慈亲 谷暗峡荒诛恶兽 闻钟惊绝艳 月明林野斗婵娟	190
第七回	深机密阱 伏莽刺清官 除暴安良 中途惊丑类	257
第八回	行波踏竹 一神童大雨戏镖师 擎电飞芒 诸剑客荒山歼巨寇	311

第九回	破金钗 凶僧授首.....	390
	伏白刃 巨盗轻身	
第十回	活火烹茗 深山来旧雨.....	456
	只鸡斗酒 古庙戏神偷	
第十一回	舐犊情深 空山强侠女.....	523
	原鸽念切 暗语托神童	
第十二回	胜地挥金 黑摩勒初逢异巧.....	560
	开门揖盗 小铁猴再戏奸人	
第十三回	志苦情真 长路遄征急友难.....	654
	言甘币重 假名拜寿肆凶谋	
第十四回	危崖夜灯红 失路无心遭巨寇.....	700
	荒山凉月白 穷途遇救见高人	
第十五回	老少年两试劈空掌.....	783
	黑摩勒三探女丐村	
第十六回	闲窥秘隐 无意得仙兵.....	861
	假作痴呆 有心擒巨寇	
第十七回	石洞获珍宝 夜月荒村寻侠女.....	922
	江楼逢刺客 平林古渡戮神奸	
第十八回	啸侣命倚 众义侠山中赴会.....	992
	奇能绝技 诸异丐台上施威	
第十九回	云海争奇 丐帮诸强显法力.....	1057
	旷野激战 魔头顿生八面风	
第二十回	呕心数载 累世家业化乌有.....	1126
	清理门户 隐代高人施戒规	

第二十一回	明月照禅关 千尺高林腾蛇影.....	1156
	遥空驰雪羽 一声长啸落胎仙	
第二十二回	绝壑耀奇辉 氛雾若云迷海色.....	1224
	腥香收毒物 兽虫如织赴鲸吞	
第二十三回	斗灵兽 万般毒物化灰烬.....	1258
	争高下 几多英侠赛天骄	
第二十四回	皓月当空 正邪二道显身手.....	1316
	法力无边 旁门魔头败阵容	

第十九回 云海争奇 丐帮诸强显法力 旷野激战 魔头顿生八面风

膝间机簧已开，一片夺夺之声，五毒钉倒钉了七八根在台板上。那朝江明先发出去的，因是倒得太快，只得三根。江明就在第二镖脱手之际，瞥见刀光影里有几点寒星飞来，忙横刀一挡，叮叮两三响，全都砸落，人一倒地，自全打空。否则那一筒廿八根五毒钉，如全发出，两下对面之际，一任江明如何身手矫捷，闪躲灵便，就使五官要害能够挡避，身有童子功、混元气，打中白打，可是敌人并非只发此钉为止，必定一面施展兵刃，一面把末两样暗器用手连续发出，同时再把腿不时连抬，五毒钉一发，至少便是三四根。要指何处，便打何处，左右上下，无不从心所欲，武功又非弱者，如何能够抵敌？就不受伤，也非落下风不可了。岂非一时童心，想看敌人暗器，几乎误了大事。江明本极谨慎，老诚心细，只为连日学了一些油腔，觉着好玩，临敌便去仿效，差点没赚在敌人手里。觉那五毒钉异样，乘搭人的还未上台，顺手拾了两根带回，向司空、葛诸前辈老侠一问，才知道厉害。事后回想，好不心惊。由此起，再上阵去，无论对方强弱，也不再疏忽，视为儿戏了。

闲话不提。张康这里身死，张胜也只倒在地上挣命，保得暂时残喘。原来祖存周人甚机智，更事又较多，出场时，听葛

鹰拿话一点，便知敌人暗器有名，不是易与。否则，此老素来轻看人，也决不会事前特为点醒，始而加意留神，没容敌人施为。虽和江明问答，说着笑话，实则是借以激怒敌人，想使气散。嗣见张胜武功不弱，胜虽可能，一下致他死命却非容易，这才故意给他一个空隙，也和江明一样，借故纵开，只纵得没有江明的远。张胜果然上当，自恃背有机弩毒箭，好容易得此良机，忙将毒箭，并向左手，右手一扬，便是六枚枣核镖。

祖存周纵时早已防到，使个狂风卷雪之势，手足并用，连人带剑，纵将回来，连剑扫带脚踢，六镖全被打落。张胜见镖未打中，敌人竟使出极乐身法，人剑团作一片白光滚到，知道手中暗器不能再发，一着急，重将刀交还原手，就势一耸双肩，把头一低，背上毒弩，便如飞蝗一般，射将出去。不曾想敌人乃剑仙门下，手剑舞到急时，点水都泼不进，又是一身极好内功，刀砍不入，便被射中，也无用处。耳听叮钉响，毒弩被剑扫落，砍折之声，刚觉无效，就在这头一低昂，瞬息之间，猛觉一阵疾风扑来，眼前一花，一团白影业已卷到身前，虎口一震，手中刀先被宝剑磕飞，脱手往斜刺里台下落去。心中大吃一惊，待要往旁纵避，祖存周这几下连环杀着，一招紧接一招，一经被他使上，便是死星照命，何况又是早有成算，立意毙他死命，想躲怎来得及？右手刀才脱手，未容纵起，咣的一声，左手钢拐又被荡开，刚暗道一声：“不好！”紧跟着，胸前似有万斤重力压到，早中了祖存周一掌。当时胸腹大震，受了极重的内伤，两太阳金星乱冒，眼前一黑，咣的一声，翻身往后，跌倒台上。跟着张康也被江明打死。共只个把时辰，蔡党连败三场，逃走两人，伤了六个死党。

蔡乌龟见这次主台上众妖人，好似被女铁丐花四姑稳住，

心有主见，置身事外，漠不相干，连个忿怒神色俱无。自己不合把一干外请来的有力的助手，俱都请往主台，只尊愿崇礼敬，反到失去效用。当着敌人的面，除非这些外援自动出场，其势不便到主台上去招呼，方自恨极，打算暗命心腹徒党，偷偷绕往主台，质问花四姑，袖手观斗，似何心意？就便暗中告知，几个自约请来，会飞剑法术的人物出场，一面在东台，请几位成名老手，再试一场。如若仍落下风，所请的人受了花四姑朦哄，仍不出场，率性用苦肉计，一不作，二不休，当众叫开，拿话把花四姑一激，也不再论什行规，先率东台百余徒众，全数出斗，向西台混杀上去。明知邪党强敌甚多，初动手，必有伤亡，主台上这些高人，不问是谁请来，既应此局，全都说过大话，见此情形，也必出动，决无长此隔岸观火之理。

蔡乌龟心念才动，忽觉身后有人，拍了一下肩膀，跟着手中塞进一个纸团。回头一看，正是狮王雷应，同了爱女玉钩斜雷红英，不知何时由主台绕了过来，使了个眼色，意似叫看那手中纸团，口说：“我代蔡老弟去会这厮！”底下未容答话，父女二人，双双抢步向台口赶去。东台蔡党，虽然多半江湖后起，都有一些专门的武功绝技，内中还有少半成名多年的人物。只为和蔡乌龟交情较深，一则朋友关心，二则客气谦退，不肯受蔡花两家主人尊礼，去与一干恃若靠山的妖僧妖道，同到中间评断人的主位，所以没往主台上去。

起初各以江湖上前辈英雄自居，照例开场无什好手，又见对方出场的，都是从来未闻见过的无名小辈，就是手到即胜，也不光鲜。先又有两方各派本行中人，先比高下的话，轻敌自大，袖手在侧。嗣见双方先出三人，大是不弱，还可说是凭了所养毒蛇怪物制胜，不算十分真功夫。及至邹洪、范显、卞

莫矜，和江明、祖存周两个小孩，先后当场大胜，这才看出邢党方面，这些无名后辈全有一身惊人本领，正是一个胜似一个，便自己出场，也未必定占上风，大为骇异。蔡党已然连败三次，休说为首主人，便自己这些外客面上，也不好看相，又见蔡党人人悲愤，蔡乌龟气得脸皮铁青，眼里似要冒出火来，再不出去不行。人都喜爱自负，以为自己多年威名远振，本领高强，极少遇见对手，照敌人情势，虽难期其必胜，至多打个无大结果，必无败理。

这伙绿林强盗、江湖老贼，还不知蔡乌龟老眼无花，由第二场起，便看出对方太强，除非主台上一千会飞剑法术的妖人出场，再换东台这伙老人物上去，一样也难讨公道。为了顾惜这伙人多年名声，恐其一旦败于无名后辈之手，一面又急于报仇，恨不能立时有人放出飞剑，将仇敌斩完杀绝才快。心中尚在踌躇未决，故未发话，烦其出场，反以为是看重他们，觉着对手不配，未便开口相烦。受人重托，聘请来此，虽然这些无名小辈胜之不武，不胜为笑，但是主人门下徒弟和各方友好，请来的徒党，几个最好的俱已死伤逃亡，余下本领更差，事已过去，其势不能再败，怎好意思高坐不问！大家多抱着一样心思，内中两个气壮心粗的，乃江西水旱两路的有名巨盗。一名神力天王胡耀宗，一名八棍金刚萧堃，自恃一身武功，素性强暴，倚老卖老，想到便做，永不思索，首先离座而起，只说得声：“小狗可恶，我两个去把他生劈了！”双方脱去长衣，也在此时往台口走去，待要纵落，再奔向中央擂台，上场对敌。

狮王雷应，也是一个年老气盛的人，此次出来，一半受了花四姑嘱托，只去稳住蔡党，禁其羞恼成怒，犯性胡来；一半

还含有别的深意，和蔡乌龟说话时，见胡、萧二老寇忽然起立，口朝右坐诸人说了一句话，老气横秋，急匆匆便往外走，自己由台后走来，竟和不曾看见一样，两下初会不多日子，以前只是闻名，并无交情，这等行径，迹近轻视，未免心中有气，不愿和蔡乌龟再说，带了女儿，也往前赶。快到台口，未容胡、萧二寇往台下纵落，喊声：“玉儿随我快走！”声随人起，脚底一按劲，便飞身纵起，径由东台中心往中央擂台上纵去。雷红英也跟踪飞身，追纵过去。一个身材高大、貌相奇伟的白发老叟，一个丰神绰约、美丽如仙的红衣少女，相隔十余丈，捷如飞鸟，凌空飞渡，武功固是惊人，姿态身法又那么轻灵美妙，和方才江、祖二人，隔台飞纵时一样令人心中心中赞佩。三台上人，大都不由自主脱口叫起好来。神力天王胡耀宗和八棍金刚萧堃，趾高气昂，正待下纵，再奔中台，忽听身侧疾风扫过，三面台上人们齐声喝采，忙即回顾，雷氏父女已双双由斜刺里往擂台上飞去，心颇不快。

蔡乌龟已将手中纸围打开，上有数行字迹，大意是说，敌方现来能者，飞剑神奇，破脸大举，恐多伤亡，今尚非时；吕郭所约异人，入夜必至，虽是山中，白日杀死太多，终觉不妙，如被逃走一二，更多隐患，最好挨到半夜人来，一网打净，一人不留，方为上策。好在有众位神僧真人相助，此仇必报，何争此半日功夫。再有人出，最好拖延时候，只守不攻，不必求胜。余由雷儿转告等语。正看之间，闻得彩声雷动，才想起匆迫中，没有拦阻胡、萧二寇，雷氏父女越向前去，必必不快；而狮王雷应，本系展转托人，聘请而来，此老辈尊名重，此来极大情面，本无交情，理应谦恭。只得自己下位去，把二寇拦请回座。正拿交情劝说，同是为了自己心热，上台早晚都是一

样，出场与否，全感盛情，请勿为此介意等语。忽听彩声又作，侧顾中央擂台，双方已然交手，这次却是一个对一个，雷应的女儿，玉钩斜雷红英，和一麻脸少年花子动手。雷应气虎虎站在台侧，只作旁观，并未上前，好生奇怪。

原来狮王雷应一世英名，膝前只有一个娇女，不特生相极美，又学就一身家传武功，人品更是端庄贤孝，平日爱如性命，择婿数年，久无当意。照蔡乌龟为人，本来请他不动，一则代约之友交情颇厚，又听说好友金星神狷查洪寄居花家，这次名为两帮花子，借地评理，实则双方所约高人甚多，加以爱女久慕两浙湖山之胜，长时絮聒老父往游，来人卑词厚礼，又极恳切尊敬，老头子好高，吃人僵住，心想借此一了爱女游渐心愿，就便为他相攸，选一佳婿，岂不一举两得？便和来人约定，可以去，礼物不收，到时出手与否，须凭自己心愿，看事曲直再定，不得勉强。彼时蔡乌龟还没约到吕、郭二妖人，只图他答应，增加威势，到时再拿情面拘他，不愁他不伸手，全都应诺。雷应到后，会见老友金星神狷查洪，谈起花家情景，再一留心查看花四姑为人，和所约集的一干党羽，不是妖僧妖道，便是绿林中下流之辈，心便凉了大半。只为受了朋友之托，蔡乌龟相待又极优礼，未便不辞而别，勉强留下，在花家住了两天，渐渐听说，邪党方面，出场的俱是前辈英侠，并且还约有好些剑侠有道之士在内。前晚神偷葛鹰、黑摩勒师徒，大闹花村，盗走吕、郭二妖盗的法宝，跟着又来了几个不知名的少年侠士，花党连连失利，死伤多人，最终查洪和葛鹰正在恶斗，新疆北天山，老辈飞侠老少年神医马玄子忽然飞来，在花蔡两党那多能手之下，硬将葛鹰引走，花四姑差点没受了内伤。种种情形，都不是什好兆头，只管花四姑又请来一个妖僧，邪法厉害，但是

对方也请得有精通飞剑法术的人物，自来邪不胜正，败多胜少。本心是想就敌我双方中，择一佳婿养老，照眼前形势，如此险恶，双方已成势不两立，决不是寻常厮斗。有名望本领的，中间人一出，便可排解，下去只有仇怨越结深。自己这面，无一端人，对面成了大仇敌，当场选婿，如何能够？还有，自己武功虽到了上乘火候，飞剑却难抵御，不出场又不好意思，早存下见机行事的主见，到日敷衍得一两场，略为交代，见好就收。嗣见邢党方面，竟有好几个老朋友在内，心又活动，正赶花家要按江湖礼数，命人陪客，便去讨令知宾。花四姑不知雷应心意，还觉他乃成名多年的老英雄，理应同在主台，出头作中间人助威，如何屈作知宾？雷应力说无妨，同是为了朋友，有甚高下，这样既免不相干人前往，吃敌人讪笑轻视，还可就此查探虚实。花四姑只得称谢允诺。

雷应父女便走西台，借着陪客为由，先和几个老友叙阔，即便略露此行心意。及至双方扯破了脸，回到主台以后，暗中留意观查。见先上台的一拨，虽看出武艺高强，一则年龄太差，又是一些风尘中的怪物，心中还不怎样，等第二拨人上台，见丐仙门下，竟有卞莫邪这等人物在内，已然有些动念。及至祖存周与江明一出台，越发看中老头子自己年老，急于早了爱女嫁婿。又以奔走江湖数十年，阅得人多，颇精风鉴，看出祖、江二人，不特怀有一身惊人本领，根器福泽俱极深厚。江明虽好，尚嫌年纪太小，品貌也非爱女之匹，尚嫌美中不足；那祖存周，生得猿臂蜂腰，面如冠玉，貌相既极英俊，举止又颇从容文雅，如与爱女为配，恰是一双两好，再好没有。明知当日局面谈不到儿女婚姻之事，终想少年人多爱美色，对方师友又不少交好，意欲先种下因，使男女双方心头留下影子，彼此有一点

意思，一面问明对方来历乡土，事后再展转烦出人来，前往提亲，下手较为容易。

主意打定以后，又看出花四姑意存首鼠，惟恐事情越闹越大，危及身家，每次蔡党上场，挫败伤亡，在座妖僧妖道忿怒欲出，必定借口行规如此，出尚非时，婉言劝阻。又见蔡党人人愤怒，不住朝主台上人观看，想令主人发话，出头之心甚切。方想乘机和花四姑说，自己绕往东台，代蔡党出头，先挡一阵。恰巧花四姑也早看出蔡乌龟神色不妙，恐他情急之下率众混杀，主台上人也必纷纷动手，事愈闹大，不可收拾，不问胜败，自己将来俱都不了。把一个心腹党徒唤近身前，悄声嘱咐，令其写一纸柬与东台送去，稳住蔡乌龟，不令妄动，仍照规矩行事，以待时机。

雷应看在眼里，一面点破花四姑，忙率爱女赶去，追上那人，要过纸柬，略看了看，忙由后面绕往东台，刚和蔡乌龟说了两句，递过纸条，见擂台上死伤的蔡党已被人抬走，祖江二人快把几句过场交代完毕，待要回转西台，这面胡、萧二寇也正挺身出去，惟恐错过与对方叙见之机，忙率爱女抢先几步，各自施展轻功，脚底一按劲，相继飞身纵将过去。祖存周正站在台口发话，遥觑蔡党方面有两人脱去长衣，离座而起，便想接着再打第二场，本心就没打算回去，正和江明使眼色，向众接说：“愚弟兄年少无知，初出阅历，极愿多得高明人赐教，好在年轻，还有几斤蛮力，并不限定只比一场，广帮朋友，如再赐教，意愿奉陪，以便增长见识。”话未说完，猛瞥见蔡乌龟身侧，有一红面白须、貌相英武、身材高大的老者，带一红衣少女，抢步而出，走不几步，忽然越过先前出场的二人，相继隔台飞来，忙即住口，侧顾相待，晃眼落地。狮王雷应，适在西台见

过，虽未交谈，却知他人颇正直自爱，西台长幼两辈，均有人与之相识。乃女玉钩斜雷红英，却是闻名初见，因雷氏父女人品与一千蔡党不同，究是江湖上的老前辈，受人敦请，情面所拘，出于不得已，便和江明打手式令其稍退，独自上前，把手一躬，含笑说道：“雷老英雄，也向后辈赐教么？”

雷应见自己自十余丈远处凌空飞纵过去，落地之处就在他的面前，祖、江二人都是一样，只把目光注视自己，神色不动，甚是从容，礼数说话，又是落落大方，不亢不卑，越发心爱。便笑答道：“老弟得有高明传授，本领高强，又在英年，血气方刚。老朽少年时，虽也下过些年苦功，如今年老，筋力日衰，早已荒废。常言老不与少斗，本无出场之念，只为老朽父女受人之托，小女红英，从小随老朽练武，适听老弟胜后之言，心稍不服，必欲过来向老弟领教几招。老朽只此一女，平日未免娇惯，老朽禁他不住，恐其年幼女流，从未与人交谈，初次上场，有什失礼之处，如此随了同来，代为交代几句。现在老朽就命他过来，一对一，陪老弟走上几趟。这边江老弟与老朽只作旁观如何？”祖、江二人俱知雷应和师伯叔们相识，不便出言无状，闻言方想回答。雷应已点手呼唤：“英儿过来。”雷红英来势更快，声随人到，身形一晃，便到了祖存周面前。更不答话，只说得一声请，俏生生立在当地，双手躬向胸前，作势相待。

祖存周本没心和女子交手，无奈来得甚疾，未容答话，已自出场，说不上不算来。又见雷红英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秀眉带煞，双目含嗔，英姿飒爽，望着自己，颇有鄙夷之色，心中未免有气。自来又未和妇女对过面，仓卒之间，没了主意，脱口也道了一声：“请”。雷红英更不客气，左手当胸，往前微推，使一个虚招，紧跟着左腿一躬，右腿一蹲，进步连环，起右手，

一掌迎面打去。祖存周无法，只得回手招架。江明在旁，也因雷应与本台诸老相识，话又客气，上来便声明，和自己一同旁观，不便叫阵对敌。先想雷老头颇有名头，自不出斗，却令女儿上场，祖师兄武功极好，又精剑术，如凭真实本领，便自己和黑哥哥也未能打得他过，如何能是敌手？一个女人家，要是当众丢人，多么羞耻。方自寻思，及至定睛一看，那雷红英的武功，竟不在祖存周以下，这才真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打到急处，那还辨得出手足招架，只剩一红一白，两团人影，星凡跳拨，上下分飞，在台上滚来滚去，看得三面台上人们俱都目定神呆，连个咳唾之声俱无。

自来惺惺相惜，何况对方又是一个美体如花的少女，祖存周虽是正人君子，毕竟人非铁石，不能无情。初交手时，心还烦厌，暗骂雷老头没有家教，把未出闺门的少女和人比武，当众抛头露面，一个小女子，还不两三照面就倒？心里鄙弃，仍存忠厚，手底留情，只想点到为止，使其知难而退，不令难堪。及至四五回合过去，才觉出对方虽然女流，武功实有功夫，并非弱者，并且下手还辣，毫不容情，好生惊异，不禁也鼓起兴来。暗忖：“我念你父和诸长辈相识，不肯过分，你偏不知进退，且叫你尝个利害！”于是双方都是聚精会神，架隔遮拦，紧凑已极，打了一阵，未分胜败。渐觉此女能练到这好武功，使受重伤未免可惜，便不肯再下杀手。

雷红英却是练武多年，初次出场，未免好胜，上去便用全力，恨不能将敌人打倒。毕竟女子气力稍弱，祖存周又是剑侠门徒，练就气功，时候一久，无形中占了上风，如今有了爱才之念，雷红英纵不被他打倒，也早吃亏，这一来，两下恰又扯平。雷应先见女儿武功不弱，虽暗怪她不该屡用杀手，想制敌

人死命，一面却是赞美，掀髯旁观，只是微笑不语。及至时候一久，看出对方只管纵跃如飞，却是气稳神旺，一丝不见慌，始终一样，女儿已成了强力应付；鬓角见汗，内行人眼里一望而知，况又父女关心，情知再打下去非败不可，有心上去相替，又觉不好意思，表面镇静，心里好生着急。遥见西台，祝三立、葛鹰等二人正望着自己，点头微笑，分明心事已被看透，只男女双方能打一个平手，这事便有几分希望，否则女儿天性好胜，小败尚可商量，如真当众丢丑，必把对方认作仇敌，决不干休，如何还谈得到婚姻之事？偏生双方都是铁石心肠，只管郎女才貌，谁也没有垂青之意，直似夙仇相遇，下起手来，又辣又狠，毫不留情，都恨不能一下把敌人打倒才对心思，照此情形，迟早必有一伤，并还是受女挫败居多。正在愁思，想不起什好主意，忽见祖存周势子突变，迥不似先前猛烈，也不再用力对敌，看那意思，好似不愿下手伤人，只想耗到对方力竭神疲，知难而退之状，心虽为之一宽，可是敌人这类打法，守多攻少，势更严密，无隙可乘，胜他已不可能；再看爱女，也似看出对方心理，有些情急，气得粉面通红，不住把家传绝技，狂风骤雨一般朝对方猛攻上去，可是一点便宜也得不到，知非打到力尽筋疲不可。想了又想，还是乘着双方胜败未分之际，出头喝止比较妥善。刚想好一套话，未及开口，猛听一声娇叱：“住手，我有话说！”跟着人影一晃，男女二人便自分开，祖存周笑道：“不打最好，还是叫蔡乌龟另换人出场吧。”

雷红英把气一匀，忍住娇喘，喝道：“你少发坏！谁还怕和你打不成？我因这等打法一时难分胜败，不如换上兵刃，你死我亡，来个痛快，你意如何？”祖存周见她香喘微微，满面娇嗔，越显妩媚，心实不忍伤他，笑答道：“你我无仇无怨，何必分什